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,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副会长,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高考结束那天,我兜里还剩五块钱,就在县城买了一套《红楼梦》。回家后,白天下地干活,晚上就看《红楼梦》。那是一段蓝风的日子,蔚蓝属于田野,亮蓝属于十八岁,深蓝是《红楼梦》的忧伤,而幽蓝则是期盼或拒绝高考成绩公布的那种七上八下的心情。那蓝色相互交织攀缘,化成十八岁沉重的天空,此后就成了我生命的基色,至今无法更改。

父亲不问我考得如何,母亲憋不住,就问。我说,成绩公布了,你自然就清楚了。但实际上只要躺在床上,我的脑子就跟过电影一样,计算着每张卷子每道题目的对与错,能得多少分,大概什么水准。头一年的高考失利,让我不能过于乐观,这使得我一直逃不脱《红楼梦》的语境。那个年纪,那个境地,那个心情,是真不能看《红楼梦》的。

隔壁大舌条听到广播公布了高考分数线,便悠悠地到我家来,弄不清是看热闹还是关心我。他问,你能考上吗?我说,不知道。但心里一乐,基本中了。那是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,我躺在屋外的凉床上,

第一日

今日谷雨。谷雨这个名儿好。

我喜欢“听”节气,节气要“听”:大雪、大寒,让人一听觉得寒气太重,不好,小雪、小寒又稚气得很,夏至有燥气,立秋有暮气,处暑有浊气。唯有谷雨,听者和说者都感觉敞亮,有喜气。你听听,谷雨谷雨,雨生百谷,多么有温度。想一想,漫天下谷子,下雨一样密密麻麻的谷子,岂不让人心里很熨帖,很安心么?

第五日

友送来一袋小竹笋。将其破开,焯水,摊在蒲篮里沥水。灯下将青白相间的笋肉揽入怀中,和家人玩笑:“看,我把一片竹林抱在怀里了。”

南宋人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里写到一种叫作“傍林鲜”的山野吃食。林洪认为,笋贵甘鲜,不得与肉同烹,笋中杂肉,无异乎小人坏了君子的清雅。我约略要归于林笔下的俗人一类,因为我煮笋子最爱杂肉。林洪大约对苏东坡非常仰慕,百把字的短文中两次引用苏东坡的诗文。经历过

新近读到王峰先生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西湖百咏》,不由想起西湖之盛,多得益于诗人。在其山清水秀、晴好雨奇的宜人风光之外,正是历代诗人融情入景、述志抒怀的题咏名篇,成就了西湖风情万种之姿容。

西湖是我这些年的朝夕游赏之地,记得袁宏道曾在《昭庆寺小记》中说:“山色如娥,花光如颊,温风如酒,波纹如绫,才一举头,已不觉目酣神醉。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,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。”而天才如苏轼,亦有难描难画之慨:“所至得其妙,心知口难传。”但他终于得其妙处:“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他的这首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,可以说是自古迄今歌咏西湖诗中的绝唱,以至令后来者有失语的压迫,譬如南宋江湖诗人武衍就

蓝风十八岁

对岸有笛声贴着水波传来,让我感到一丝丝的喜悦和悲伤,我就在那氛围里慢慢睡去。

几天后,父亲说,分数应该到校了,你是不是去看看?母亲说,我给你装两瓶菜籽油,要是考取了,就送给老师,考不取的话,就说去看奶奶,顺便来学校看看。他们就是那样脆弱地护着他们脆弱的儿子。结果是幸运考取了,且分数不低,于是就在学校填志愿,到县城去体检,回家后,转眼就成了中举的范进,老人们见到都问,你是程某某的儿子吧?

我依然在做农活,背药机打农药,一天能打八九桶水。我觉得这是我对父母的报答,也是作为农民最后一次总结与告别,但深层次的原因是,我可以不被惊扰,一个人偷偷想心事。累了,我躺在棉苗下,想象着大学的样儿,此后我就是个城里人了,未来怎么会如此美好呢?心也跟

着那嫩黄的棉叶,在阳光下生动地翻飞。我并不知道,此后的日子依然充满着蒺藜和坎坷。

入学通知书到了,父亲叫我不需要下地,随他一个个去拜亲戚朋友。他的表情还是那么凝重,但私下里替我高兴,替自己高兴。我们去了他一个战友家,那战友给了我二十块钱。父亲问,给了多少?我说,十块。但后来他知道了,很认真地把我叫了一顿。那是他最后一次训我。

上学前,家里一遍遍地请客,父亲退到后面,要我独自去敬酒。从那时起,父亲就将我当大人看了。反转之快,让我不能适应,又感激不已。父亲只读过一二年私塾,属于识字阶段,但很懂教育,这是我的幸运。

离家那天是个阴暗的日子。因为头几日不习惯吃荤油,我上吐下泻,人像在天上飘,父亲决定送我去上学。隔壁启干舅舅将渡船开到屋后停下,父亲挑着一只木箱和一床被子,跟我一道上船。我突然觉得,这是我真正离开的日子。一时间无比留恋,无比伤感。这么一个苦场子,一心要逃出的地方,怎么会如此割舍不断呢?

谷雨日令

靖康之耻,南宋朝廷开始扬苏(东坡)贬王(安石),林是南宋人,对苏的崇拜之情溢于文字。林本人也很牛,擅诗文书画,对园林、饮食颇有研究,堪称当时雅士。

笋焯水后,用清水冲洗掉青帮气,留到过年待客。这样的吃法,相比干笋更甘鲜异常,青白相间,随时拿出来,都有一股林泉之气,窗外虽是簌簌风雪,身边却是真实热闹的人世间,感觉春在齿尖矣。

第十五日

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三回,众人抽花签,麝月抽到茶蘼签,并附有一句旧诗:开到茶蘼花事了。这是借茶蘼暗示韶华胜极的大观园,不久就要诸芳散尽了。

《群芳谱》里的雅致生活让我对茶蘼心向往之:将茶蘼花折在书页里,冬天时取出来插在鬓发上。这够清雅了吧?不过,若论起清雅,还比不过宋人,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里有将茶蘼煮粥的

记载:一天,林洪去灵鹫拜访僧人苹洲德修,中午留下吃粥,他觉得香美异常,原来是将茶蘼花放入甘草的热水里焯,和粥一起煮所得。此情此景让他想起了一首诗:好春虚度三分一,满架茶蘼取次开。有客相看无可设,数枝带雨剪将来。尤其是末句“数枝带雨剪将来”,特别给人在场感,有雨意,读了非常欢喜。正窗下伤春呢,有客雨天来访,没有什么好招待的,见后院茶蘼盘满了架子,正开得浪漫,灵机一动,拿起剪刀,冒雨去架上剪下几支,小跑着回屋,雨水从藤条上往下滴,滴湿了主人的鞋子和衣裾,滴湿了一路……

宋以前,茶蘼就被士大夫流所喜爱,但其花的盛开却在宋朝。北宋时,范蜀公造茶蘼架,在架下宴请宾客,相约飞英堕酒中者,就要饮一大白,哪知,架下生风,所有人的杯子都落进了茶蘼花瓣,于是主客同时举杯大笑,说此乃“飞英会”也。相比曲水流觞,我看这个好,北宋就是北宋,浪漫的,散发文化气息的北宋,如果没有后来的靖康之耻,北宋真让人难以忘怀,也是因为靖康之耻,北宋才让人不可忘怀,平添了几多惆怅。

吟咏西湖的云山烟雨、人物史事,确能使人陶醉。如《杭州花圃水畔》:“雨过花香暑气收,风来曲岸柳丝柔。泛湖人去天将暮,水鸟相呼上小舟。”信手拈来,明白晓畅,不用浮词典故,而情景皆妙。他的《晨游栖霞洞》中的“泉隐松篁花自闲,动人最是雨馀山”,更是深得我心。记得俞樾也曾说过:“西湖之胜,不在湖而在山。”当然,在王峰先生的诗中,西湖的山水是一个整体,是互为表里、相得益彰的。其他如《月夜泛湖》:“远山如黛涌冰轮,万顷烟波暂寄身。水鸟宵深犹未睡,舟边不避泛湖人。”水鸟宵深犹未觅枝栖宿,想必也是贪恋这西湖月夜的景色之美吧。“与客乘舟恰好天,风清月照半湖莲。叮咛轻鼓游归棹,恐扰幽禽自在眠。”这首《夏夜泛湖》,洋溢着的对善意、挚爱以及一切和谐的生命情感的渴望,又是多么感人啊!

西湖天下景

曾感叹:“除却淡妆浓抹句,更将何语比西湖?”好在东坡还曾写过这样的诗句:“西湖天下景,游者无愚贤;深浅随所得,谁能识其全。”也就是说面对西湖之美,大家都是平等的,原无雅俗高下之分,都能从中领略美感。就像魏源在其《西湖夜游吟》诗中所说的那样:“逋仙但得此湖雪,坡老但得此湖月,白公但得此湖桃柳春。”西湖之美,恰如弱水三千,人人皆可取自己喜爱、合自己性情与诗趣的那一瓢饮。话虽如此,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王峰先生这样,写写画画,一本兼得诗情画意的《西湖百咏》就问世了。

西湖风色本如画。王峰先生身为书画家,在这本《西湖百咏》中描摹

◇闲情偶寄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,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,偶或写点诗文,以遣有涯之生。